

# 科技兵工教育的賢彥

## 念恩師方光圻

● 雷 穎 (彩色圖照刊第二頁)

### 物理教授光學專家

「一日為師，終生為父」是古語，是名言，但真正有此感受的師生不多，近年來社會倫理觀念改變甚大，有此情誼者已更少了。

### 念恩師方光圻

筆者自小學至大學，歷經許多位老師之教導，在軍事院校中亦曾遇到眾多優良教師，這眾多教師中有的書講得好，有的理說得明，有的管教得嚴，有的誘導得真誠，都令我受益非淺，終生不忘，但真正有為師為父之情與為師為父之恩者則非常少。筆者有幸遇到一位書教得不多，課上得很少，難得教訓兩句的老師。但是在許多日常事故中，對我的欣賞和關切，對事情的公正判斷和處理，使我感受到無比的親切，內心至感溫暖，他是前兵工大學部

的校長、兵工工程學院的院長、兵工署副署長方光圻先生，字千里，江蘇鎮江人。

前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前身）畢業，美國芝加哥大學物理系畢業。在美國九年，從事物理學的研究，是一位「光學」專家，返國後曾任東南大學及中央大學物理系教授多年。並於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在兵工署理化研究所光學組研究軍用光學儀器，同時兼任中央大學與兵工學校教授。筆者於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自南開中學畢業，考進兵工學校時，方師兼任教務主任，正值學校擴編改組，成立大學部，收高中畢業生，在校就學五年。同時另有已在校就讀之高中畢業生三年制的軍械技術班，改為專科部。另專為電雷學校轉併入校學生八十五名設立初級軍械技術班。

### 求知為重師資第一

方師光圻於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接任兵工學校校長職務，精簡學校教育制度，集全力於兵工大學部的教育，其餘專科部與初級技術班均於應屆班次畢業後予以停辦。而使兵工大學部成為一座理論與實踐並重、以敦品力學為校風的學府。為提高學生素質，秉承兵工署俞大維署長之政策以「兼任教授」方式聘請最佳師資，以解除學校規模小、學生人數少的先天不利條件，故特別將學校設在中央大學與重慶大學兩座戰時第一流大學之近旁。此兩座大學均在重慶市郊沙坪壩，兵工學校大學部則選在沙坪壩近旁磁器口山區小楊公橋建屋設校。學校緊鄰是兵工署彈道研究所，設有戰時後方最佳的理化試驗儀器

，也是學校師資的另一來源，重慶市有數座大型兵工廠；磁器口鎮旁有四川鍊鋼廠改編的二十四兵工廠及專製步機槍彈的二十五兵工廠，都是兼任教授的最佳來源。

方師因曾任中央大學教授，故在沙坪壩文化區內人脈極廣，他又為人和藹可親，親自登門拜望幾位名教授，兵工署並提供較教育部高出甚多的束脩，許多位名教授均知道兵工大學部學生的程度極好，周鴻經、丁觀海、陸志鴻、李酋山、金錫如、樓光來各位先生都曾作如此評論，而樂於來兼課，故教授陣容之強，能傲視於各名大學之中，而躋身於戰時名大學之列。

抗戰期間，重慶市郊山區之交通工具多以「滑竿」為主，是構造簡單而乘坐舒適的雙人抬行的轎子，在山路中，只要人能步行的道路，滑竿即能通行無阻，而且滑竿伕（轎伕）身強力壯，熟識路況，三人一組健步如飛，在半途中換人換手時，不需停步，乘客只感到一次高低升降數秒鐘即一切平妥。學校備有多架「滑竿」（實際上是兩枝粗長的竹竿，一組竹片麻繩「坐椅」，和一組麻繩小竹杆「踏腳」而已），和專職「轎伕」專程接送教授（都住在中大、重大眷舍中），由家中到學校

，多位教授中午都在校中用午膳，學校每以戰時聖品炒雞蛋為教授佐餐，常使輪流在廚房中擔任「監廚」工作的同學們垂涎三尺。方師的工作重點，就是給學生找好老師，讓學生好好念書。他是一位慈祥可親的長者，以「讀書人」自居，待學生親如子姪，私下裡我們都稱他「方老夫子」。辦教育以讀書求知為至上，日常生活中與讀書求知不大相關的事他則盡量放鬆不管。能考上兵工大學部的學子們，日當行為舉止上自會有所分寸，故方師盡量給予方便，早上升旗典禮，學生不必參加，晚上吹過熄燈號以後，學生宿舍可以再開燈夜讀，但不可以有聲音影響他人睡眠。這些措施與規定，曾引起外界的批評，尤其是軍政部，但學生們都感念不已。也因此，學生們深知方師的為人，品德與讀書人的氣質而自然的受到潛移默化之功，校中雖曾有眾多因課業壓力太大，而遭「留級」或「淘汰」者，但不曾有過品德墮落的學子。

### 放下物理拿起英文

方師是學物理的，但自就任校長後，對物理之學並未再投入精力作進一步的研

習，也未曾對教育行政管理事再加精進，而曾盡全力研讀「英文」，那確是他的興趣所在。英國前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是英國的名政治家與作家，他的文章是方師的「最愛」，一九五三年邱吉爾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後，更使方老夫子傾心研讀邱吉爾的每一篇文章。對邱吉爾的用字用詞尤其欣賞，能大段大段的背誦邱翁的名詞名句。也因此，方師對英文用字用詞十分講究。我在兵工署擔任對美軍顧問用的聯絡官好幾年之後，赴美國受訓返國主管美援業務，兼辦許多英文文件的擬稿與傳遞工作，每次所擬文稿，都先呈送方副署長核改後，再呈唐君鉞署長核定簽發。唐君鉞中將是英國留學生，在進入英國皇家砲工學院（Royal Artillery and Engineer Academy）之前，先遵英軍體制通過劍橋大學的一項三年制修業再考得的榮譽學位「Tripos」。所以英文修養亦極高。唐、方兩位高手，曾經有過一次英文寫作的交手迭事，實是一段佳話，只可惜事關軍中公務，只有我經手知情，而不足為外人道。事實是在民國四十五年初，一件對美軍申請特殊兵工器材的專案，事關我方戰力，但是卻稍有礙於美方的美援原則，幾

經商討論後，不得不提出一項企畫說服美方高階層的文件。我曾窮一整日之力擬就一篇文稿，自認已盡全力，應該是寫得「不錯」了，呈到方副署長手中，他亦曾用心修改，他對案情內容並無意見，只是對文字詞句大加修飾，確使原文文情並茂，大為有力。唐署長詳閱好幾遍，說了一句：「確實是好文章，只是太高雅華麗了，不像軍中的公事文件，你的原稿不錯，對事情的解釋分析夠清楚了，就用原稿發出吧。方副署長的文稿好好打印保存，事後可作同仁們研讀學習之用。」事後方師知悉此事，亦欣然接受唐署長的評論與處理。我在中就讀時即有機會與駐紮於重慶的美軍人員打壘球、交朋友、學習英語會話，方師知我敢於張口說英語十分高興。臨畢業時學校敦請中央大學名英文教授樓光來博士來校甄試學生英語程度，對我的作文與會話能力十分肯定，當時，與樓教授面對面談話時，方師坐在旁邊，以至為得意與關愛的笑容面對我，我竟感動得幾乎落淚

### 愛人以德待人以誠

方師對學生的關愛，確如對待自己子

姪一般，但他確能作到「愛人以德」，能幫忙處絕對盡全力，而不正當的事則絕對不理，他此生之中曾創下一項記錄，為出國人員作「保」次數全國最高。方師對學生念書進修之事，一定百分百支持和幫忙，當年國防部規定：凡自費或公費出國至民間大學研究院進修者一定要有將級軍官擔任「保人」，保證學成返國服務。凡是兵工大學部或兵工工程學院的畢業生，不論他教過與否，以至於認識與否，只要是出國去念書求知，他都慨然擔保，據說方師曾擔保的人在百人以上，其中滯留國外者亦不在少數，但是方師所保的學生中未曾有叛國或反政府言行的行為者。國防部對方師亦未曾嚴予查究，據聞有過查詢的公文來往，甚至於有「申斥」的處分記錄，未為人知。方師自己則完全處之泰然，未作任何申辯。

我從小淘氣調皮，也曾膽大妄為，不守校規，在軍校入伍期中因痔疾請假住院開刀，而逾假不歸營，自持身為足球隊主將，要參加軍校入伍生團中重要球賽而逃過一次「重禁閉」之刑，連上長官為了全連榮譽不得不同意免「禁閉」的條件，但在「秋後算帳」處理中給我「入伍」期中

的總成績為五十八分。在五年之後畢業前夕才揭露此不及格的成績，而校本部的隊長隊附們，因平時與我相處並不愉快，曾借此五十八分的記錄大作文章，使我面臨不能畢業的困境。方師主持校務評鑑：以「念書」成績優良「品德」無瑕疵而闖過這一關。此後在兵工署工作許多年中，方師對我亦十分愛護與支持。除了愛人以「德」之外，更能待人以「誠」，使我永誌不忘。方師一生兩袖清風，來得清白，去得瀟灑，子女均有成就，而能使師母張若柀女士頤養天年壽逾百歲。



兵工學校大學部學生佩於左胸之「符號」(名牌)，此為作者雷穎當年所佩之名牌。